

聯 合 國



# 安 全 理 事 會

## 正 式 紀 錄

第 五 年

第三十號

第四八八次會議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七日

紐約成功湖

---

### 目 錄

	頁次
一 臨時議事日程	一
二 通過議事日程	一
三 主席報告	一
四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續前)	一

凡有關文件未在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按月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以大寫字母附以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 第四百八十八次會議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七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J MALIK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中國、古巴、厄瓜多、埃及、法蘭西、印度、那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美利堅合衆國、南斯拉夫。

### 一 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488)

- 一 通過議事日程
- 二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

### 二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 三. 主席報告

主席 在未開始工作以前，本人願以主席地位，作一簡短聲明。

關於安全理事會上次會議時所發生的問題，理事會各理事國曾經非正式交換意見。大家決定，將來對於那些問題還要繼續舉行非正式會議討論，這個辦法是有益的。

### 四 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 (續前)

Mr ALVAREZ (古巴) 看到這一向討論的情形，我們也願和理事會其他理事一樣，稍稍發表一點概括的評論和意見，因為大韓民國代表不能列席參加討論，已使我們無從研究我們議事日程上所列問題的實體了。

八月一日以來理事會所面臨的慘況，當由主席負責，這是無人不知的。主席雖然堅稱他沒作過裁定，但是本人認為他暗中是這麼作了的，不過主席受了他那尊貴蘇聯代表的影響，不肯承認事實真相罷了。

六月二十五日(第四七三次會議)，理事會依據議事規則第三十九條，決定大韓民國代表，應在討論“大韓民國遭受侵略之控訴”的期間，列席理事會會議。從那天起，這個機關一直就在討論這個問題。主席，也可說是憑借主席之口而發言的蘇聯代表

——因為我們往往難得決定到底誰在發言——對於理事會那個決議所產生出來的真正法律程序情況，設法混淆，故意閃避，不惜大逞詭譎，援引憲章第三十二條，主張理事會應該根據那一條，邀請當事各方參加這個討論。主席和蘇聯代表團都很明白知道，憲章規定裏承認任何當事國都有陳述意見權利一節，原是不適用於侵略案件的。聯合國一個會員國憑藉安全理事會主席地位，採取恣意詭譎的立場，企圖以本組織會員國中唯一尊重而目力爭法定程序——就是當事各方都有陳述意見的權利——者的姿態，表彰給全世界看——至少是給在那部分被它關入鐵幕裏面的世界看——現在我們要把它這個立場老實地揭穿。

蘇聯代表團可以託言恪守法律，也可以繼續援引憲章中那些不能適用的規定，但是蘇聯代表團的虛偽立場，已在理事會紀錄中留下了證據，卻永遠不能抹去。

一九四八年三月捷克因受蘇聯煽動而發生了政變。理事會在第二七二次會議時，受理該案，並邀請捷克出席聯合國代表 Mr Papanek 參加討論。當時蘇聯代表 Mr Gromyko 反對那個邀請，發表下列聲明

“准許前任捷克出席聯合國的代主席安安全理事會，發表全無根據的評議聲明，攻擊他自己的人民和國家，乃是一種錯誤。這樣的陳述和聲明不但不當鼓勵，恰好相反，無論何時何人發表這樣的陳述和聲明，安全理事會都當加以譴責。

“智利、阿根廷和加拿大提議邀請前任捷克代主席安安全理事會參加討論本案一節，本人特堅決表示反對。”

蘇聯代表團不應希望我們忘了那個最近的歷史前例。從那個前例裏，我們明白看出蘇聯代表團這次行為的虛偽和詭譎。

主席一再宣稱，安全理事會決議非法，所以站在蘇聯代表和理事會主席的地位，他認為他自己是不受那些決議的拘束。這種說法，也可拿詭譎一辭來形容。談到這裏，他一面拒絕承認理事會決議

為合法，一面卻以蘇聯代表和理事會主席的地位服從了那個引起他在一月十七日〔第四六二次會議〕離席的理事會決議，似此行為矛盾，我們早已期待他能作一個解釋。毫無疑義，全世界的輿論，甚至鐵幕裏面聽着主席高論的人們的公意，都會為主席這種言行判若兩人的作法所迷惑，因而要反問自己蘇聯代表團既然認為那個機構的行為，仍係違反憲章中關於常任理事國的規定，卻又在那個機構裏提出和平建議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但是，事不止此。前次〔第四八七次〕會議將終時，主席告訴我們，八月份蘇聯代表團輪任主席，認為它有行使主席職權的義務，所以終止了它的長期缺席而回到了安全理事會來。於此，我們要問憲章或理事會議事規則裏那些規定，曾經劃分了會員國在理事會主席方面所負的義務和會員國在其他方面所負的義務呢？就我們所知，唯一和這有關的一個規定乃是憲章第二十八條，其中第一項說

“安全理事會之組織，應以使其能繼續不斷行使職務為要件。為此目的，安全理事會之各理事國應有常駐本組織會所之代表。

現在不是解釋那條範圍的時候，但照那條文字來講，一個理事國既然不會認為自己負有經常派遣代表駐在本組織會所使安全理事會能夠繼續不斷行使職權的義務，也就不應在藉口履行那個義務，蓄意利用主席特權的時候，再來援引那個義務，難道蘇聯代表不這樣嗎？

還有一點，我們從主席八月十一日〔第四八六次會議〕聲明來看，莫非蘇聯將根據第二十八條的那個狹義解釋，在九月一日以後，又要抵制聯合國嗎？

因為一個聯合國會員國有些輕舉妄動，使輿論方面注意到了當年金山會議所犯的若干錯誤，這是大可遺憾的事。蘇聯代表團不祇是使用和濫用否決權而已——大約已經使用了四十次——而且還在和平遭受嚴重威脅的時候，擔任理事會主席，蓄意利用那個地位，以謀蘇聯利益，他對聯合國之不負責任，實已登峯造極了。我們在金山會議時，曾反對否決權，當時我們還未想到，享有這個權利的一個會員國竟會濫用此權到如此之甚，竟如我演說開端所說，陷聯合國於這樣一個可惋惜的境地。但是我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這個創痛的經驗，將來終於修正聯合國憲章之時，能憑這個經驗鄭重考慮一番。

蘇聯代表回到安全理事會時宣稱，蘇聯代表團帶來了一個和平計劃。但是蘇聯代表向我們提出了什麼平和解決方案呢？是不是運用它對北朝鮮當局

的影響，勸告他們遵照安全理事會決議，停止戰事，並撤退到三十八度以北呢？不是的。反之它所要求的，乃是撤退那些正在蒙受重大犧牲，協助朝鮮人民恢復自由，並保存民主生活方式的聯合國部隊。現在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個個都以極度關切的心情，注視着朝鮮事件和蘇聯所提的和平方案。我們面前世界裏有若干國家裏面，也有國際共產主義少數分子所造成的三十八度，這般人假裝民主人士的面孔，擔任新第五縱隊的工作，企圖憑藉暴力來摧毀那些國家已經自由採用的真正民主生活方式，所以，轉眼間，那些國家裏面，都有侵略突起的可能。

美洲二十一個共和國，前在波哥大會議宣稱，美洲自由概念，基於兩個顛撲不破的學說——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和國之所以為國的主權——而國際共產主義乃至其他種種極權主義的政治活動，都有反民主的性質和侵略的傾向，所以是和我們的概念不相容的。本人覺得宜趁此刻向理事會提及那個宣言。

這一向朝鮮問題辯論的經過，幸已完全表明了蘇聯代表團之所以回到安全理事會來，原欲自任朝鮮和平破壞者的辯護律師，玩忽憲章加諸聯合國會員國的義務——特別是憲章第二條第五項所列的義務，而以左袒侵略為其唯一目的。

臨了，理事會各理事國以及輿論界想必已能明白蘇聯代表團所向我們提出的和平計劃，到底是什麼性質了。那不是一個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和平解決，那只是一個莫斯科型的和平。舉一個歷史上相似的例子來說，那實是一個蘇維埃式的和平。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古巴代表 Mr Alvarez 力謀推進安全理事會的工作，本人很贊佩。顯然正因遵守正常的程序乃是達到聯合國目的的最確實敏捷途徑，所以擔任理事會主席的蘇聯代表才加以阻撓。

印度代表曾經採取主動地位，設法求取進展。他曾經請理事會務須迫切注意聯合國在朝鮮作戰的目的。本人知道，我們全體都受印度代表激勵而不斷深思我們的和平目的——當前軍事努力的最後結果。他曾經確切說明〔第四八七次會議〕，朝鮮戰事一經停止，北朝鮮當局所屬部隊一經遵照理事會決議案撤退，聯合國就要“釐訂公佈它對朝鮮前途的建議”。

我們感謝印度代表這一番話。我國政府欽佩 Sir Benegal Rau 的信心，無論現在或將來，我們都要把這些問題裏裏外外，詳細檢討。我們希望其他各

位代表也對這些問題不吝發抒偉見，使聯合國能夠據以採取英明而確切的措置。這樣的交換意見，一定有助於印度代表所說明的目標。

聯合國這次奮鬥的目的，在給予一個小國以自由獨立生存的權利，使能免於從任何方面來的政治壓力。聯合國部隊現在朝鮮作戰而且動員全世界的資源，並非爲了擴張某一國家的政治或軍事利益。它們所以這樣，乃是因爲相信 保護一個小國，也就等於保護所有的大小國家，不受政治的壓迫與軍事的侵略。

美國正如聯合國裏幾乎所有其他會員國一樣，願在在這個世界團體中，與其鄰國積極合作，和平相處，容忍相接。美國決心支持聯合國的努力，務期世界各國，無分大小，概得免受侵略。美國相信朝鮮境內侵略行爲倘受制止，則其他各處侵略行爲也就不像能發生了。美國認爲聯合國恢復了朝鮮和平，將增強整個世界的和平。

美國並沒有如人所說的那種要把朝鮮變做軍事基地的計劃。事實已經證明這一點了。我們希望各方終有一日能夠同音，不許一個強國試支配統一的朝鮮。如果北朝鮮當局過去能自抑制——蘇聯當時是可以忠告他們如此的——此刻朝鮮境內便不會有美國軍隊，也不會有聯合國任何會員國的部隊了。

現在蘇聯如肯運用它的感召力量，那末，破壞和平的行爲便會立即停止。現在蘇聯如決尊重鄰國獨立而與其餘世界真誠友好相處，如確能以所行證符所言，那末，籠罩世界的恐怖便會隨時消釋。這一點如果做到，聯合國便可集注全部力量，改善人類命運，而可少費精力與資源來對付現在我們在朝鮮所面臨的那種情勢了。

不過朝鮮確實是在打仗，這尚在繼續進行中。聯合國抵禦侵略的努力一天強大一天。又有許多國家保證派遣部隊，不久可運赴戰場。截至現在爲止，泰國、土耳其、英聯王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和菲律賓已經答應派出地面部隊，前往朝鮮作戰，而且聯合國已經加以接受了。總計起來各國共已保證派遣裝備完全的地面部隊約三萬人，以支援現在聯合國旗幟下作戰的美國和大韓民國部隊。

澳大利亞、加拿大、法蘭西、荷蘭、紐西蘭、那威和英聯王國的海軍已經加入了在朝鮮海面的美國海軍。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空軍已經參加了戰爭，比利時、希臘和南非聯邦也已保證派遣空軍。其他各國，刻正應許其他種種援助。因此，大家全都明白，聯合國並非某些國家所圖造成的那種脆弱機構。

然而就在砲聲隆隆的時候，我們也必須研究聯合國作戰的目的。我們必須反問自己，將來戰爭結束，究當產生何種和平。我們必須反問自己，目前是否也可以做點事情，使我們作戰中所禱祝的目的快快實現。

安全理事會和大會已經建立一個堅固的基礎，將來也可據以採取行動，以達到這次聯合國所以作戰的目標。

安全理事會決定了它的第一目標係在制止破壞和平的行爲。我們務必設法實現這個目標，勿授人以再圖侵略的機會。

另外一個目標，就在樹立聯合國在朝鮮行動上的成就，而防制其他各處侵略的發生。

三年以來，大會企望能由朝鮮人民建立一個自由統一獨立的國家。聯合國必須設法使朝鮮人民得到完全的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

這些乃是聯合國必須達成的三大目標。

難道朝鮮祇有一部應得這個自由嗎？本人認爲不然。大會一九四〇年、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通過的決議案——二(二)、一九五(三)和二九三(四)，已經決定了這個問題。朝鮮人民期望——他們有權期望——他們苦難期滿以後，都會享受自由和統一。如果聯合國採取任何行動，宣告朝鮮將要無定期生存在半奴隸半自由或三分之一奴隸三分之二自由的狀態中，那末朝鮮的前途就很黑暗了。聯合國一貫都在力謀實現一個統一的國家，獨立的朝鮮。聯合國現在不想改變那個目標。

大會曾經決定朝鮮半島全境都應舉行公正自由的選舉，並經訓令聯合國朝鮮問題委員會辦理這個工作。直到如今，凡屬北朝鮮政權統治的地區，該會便都無從着手。但是毫無疑義，這個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朝鮮全境自由選舉的目標，非貫徹不可。

將來混亂告終，秩序恢復，應有某種聯合國機構，就地實際協助大韓民國，在這個分而復合的朝鮮境內，建立民主政府。這樣的一個機構，也許可以大有助於消除猜疑，也許可對自戰爭轉變至完美和平時期大有幫助。

本人現在所說各節，當然並非建議具體辦法。不過粗陳所見——截至現在爲止，所陳共有七點。希望聯合國詳加考慮後，即由安全理事會或由大會負責表示接受與否。

此外，我們也不要忘記大會前此提說了儘速准許朝鮮加入聯合國的那個目標。

這些乃是我們的六大目標。關於這六個目標，大家是應該沒有異議的。

這些乃是長期的根本目標。但即在兵馬紛紜中，我們也不應予以忽視。聯合國已經承擔了一件艱鉅的工作。本人相信，所有同心協力制止侵略的五十三個國家，都會繼續堅決贊助聯合國的原則和聯合國建立和平的使命。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其他機構乃是聰明才智的淵藪，本人覺得我們大家都應該在這個全世界利益攸關的討論裏，各抒所見，多所獻替。

若干事情，我們固當深信不疑。但當我們最初的信任被人出賣以後我們信任就減少了。本人相信，時至今日 很少有國家再會相信那班曾經從事或支持侵略者的態度。我們同時需要和平的行為與和平的言論來作保證。我們需要實際性質的保證，才肯相信我們這次朝鮮行動的主要目的將會真正完成——這個目的就是建立一個安全獨立的政府，既不威脅別人，也不受人威脅。在這個討論進行中，我們可以知道，怎樣才能在這一國家裏，實現聯合國遠大的目標。我們可以知道，怎樣才能以最少損害，把這個陷入苦難深淵的國家拯救出來。

但是許多責任都落在蘇聯代表的政府的身上。他們會放棄猜疑和孤立的態度，而和世界其餘國家自由坦白交換意見嗎？他們會相信沒有任何國家想在朝鮮或在蘇聯廣大邊境某處威脅他們嗎？蘇聯政府會同心協力，使聯合國為防範甲國侵略乙國的主要保障嗎？

蘇聯政府願意朝鮮有和平嗎？它是能夠有和平的。蘇聯願意戰事終止嗎？它是能夠終止戰事的。蘇聯政府覺得須由聯合國保證，將來自由獨立的朝鮮，絲毫並不威脅蘇聯的安全嗎？本人敢信，它是能夠得到那個保證的。

我們個個都能接受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各決議案內的原則嗎？

我們個個都能同意聯合國應有隨時前往朝鮮各處並在境內旅行絕對自由嗎？

我們個個都能贊成在聯合國監視下，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舉行不舞弊不受恫嚇的自由選舉嗎？

如果這些問題都能得到肯定的答案，那末現在煩擾我們的許多問題就都在解決的途中了。我們似乎還需要的乃是真誠和憑真誠而行的決意。眼前就是機會。此地就可行事。時間也已到了。只是言未出而行未見。我們正在等候着。當我們等候的時候，聯合國的力量也增加了。聯合國決議案，是不會失效的，也不會失敗的。

蔣先生(中國) 過去兩星期以來，主席帶着我們坐在旋轉玩具上，兜圈子作樂，不如說是兜圈子

受罪。借我厄瓜多同事的話來說，主席已將我們議事規則否決了。他憑着一己的專斷，宣布我們六月下旬的決議為非法。事實上，他把安全理事會當做蘇聯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局，而他自己則儼然以斯大林元帥自居。

儘管主席一意孤行，拒作裁定，但是本人所提程序問題仍為安全理事會所當解決的第一問題。

八月十一日，我們舉行第四八六次會議，主席擬將蘇聯代表團兩個提案，提付表決。一個提案大意是說我們應當邀請南北朝鮮兩處的代表參加理事會討論，另外一個提案大意是說“六月二十五日〔第四七三次會議〕准許南朝鮮當局派員列席安全理事會會議一節，應在本次會議適用”。這兩個提案都是違反我們議事規則的。這兩個提案都是策略伎倆，如果任何一個代表團想要推翻我們六月二十五日邀請大韓民國代表參加安全理事會朝鮮問題討論的決議，那個代表團就當提出反面提案，這一層印度代表在我們程序辯論開端時〔第四八三次會議〕已經說得很透澈了。如果某某代表團想要重提北朝鮮列席的問題，那個代表團就當提出一個那樣措辭的提議，不必把南北朝鮮牽扯在一起。這兩個提案，顯然只是議事場合中的詭計，其用意在摧毀安全理事會的目的，否決我們的議事規則，所以若要討論這兩個提案，是有損理事會的尊嚴的。

在我們這一向的辯論時，蘇聯代表為了顯明的宣傳目的，對他所謂的“英、美帝國主義”和他所謂的“美國侵略行為”大肆謾罵。不錯，亞洲各國人民都曾遭受歐洲帝國主義的茶毒。在過去四個世紀中，亞洲沒有一國能夠完全免於歐洲帝國主義的壓迫。有些國家受害較深，但所有各國都會多少受害。亞洲懂得帝國主義是什麼，不但從理論上了解這是什麼，而且是從它的殘酷實施上體驗着滋味。

本人不欲追溯歐洲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歷史，茲請向理事會說明一點，就是歐洲許多國家都會共同對於亞洲從事帝國主義的榨取，也許這個說明是有益的。那些帝國主義者係循兩條路線來到亞洲——一個國家由陸路來，其他各國則由海上來。我們中國人把那些帝國主義者分為兩類——所謂海洋魔鬼和大陸魔鬼。從海上來的各國，首先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繼而有荷蘭、大不列顛和法蘭西，再遲一點，又有德意志和義大利。從陸路來榨取和征服亞洲的那一國，就是俄羅斯。

帝國主義國家有各不相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但是一究過去四個世紀亞洲遭受帝國主義之害的歷史，不能不令人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不論是那一種

政體和社會經濟體系都是能夠從事帝國主義罪行的。而且，如果我們詳細研究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我們又可得到一個結論：資本主義，就我們今日所了解者而言，是與帝國主義毫不相干的。在那幾個世紀裏，如果歐洲已有資本主義的話，那就是西歐的溫和商業上的資本主義，當時並沒有華爾街存在。俄羅斯雖在那種帝國主義裏是一個重要角色，卻並不會達到商業資本主義的地位。十六世紀、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俄羅斯，乃是一個以農奴勞動為主要基礎的農業國家。一直到沙皇政權末期，俄羅斯都仰賴西歐資本，發展本國經濟，並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所謂惟有資本主義才是帝國主義動力之說，已經過去四個世紀，歐洲和亞洲的歷史證明其為不確。

在這個過去歷史的簡單檢討裏，本人曾用「歐洲帝國主義」一辭，理由是美利堅合眾國並沒有參加在內。美國在十八世紀的第三個二十五年裏，方才得到獨立。直到十九世紀末期，美國方才插足菲律賓，而且只有五十年的一個短時期，此後美國就自動放棄其統治，重予菲律賓人以自由，菲、美兩國人民，對此同感滿意。至就朝鮮和中國而論，美國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當中，極力維護那兩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距聯合國憲章確立聯合國原則五十年前，美國遠東政策就已立根在這些完美的原則上了。朝鮮和中國人民，憑着過去紀錄，深知美國政策之友善與不圖利己的性質。如果朝鮮和中國在某些年代裏，對於美國有所責難的話，那大概是因為美國只會以道義上的威信，間或也用少許外交力量，維護這些原則。所以說到帝國主義在遠東活動的情形，美國卻彰明昭著，是一個光明的例外。

在遠東最近抵抗日本的戰事裏，美國較其他任何盟國所給予我們中國的實際援助都多。戰事結束，美國不會要求中國讓與任何港口、鐵路和礦產。美國軍隊在向我們道別後，就逕自回到紐約、得克撒斯、以及其他地方家裏去了。如果那個就是帝國主義的話，本人倒願意蘇聯仿效美國的榜樣。

那個從陸路侵入亞洲的國家便是俄羅斯，俄羅斯在中亞在北亞攫得了最大的一份，就連小學教科書都已如此載明了的。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實，用不着本人再來贅述了。

但是還有俄羅斯帝國主義的另一面，一般人多不大清楚，本人茲特促請理事會加以注意。俄羅斯帝國主義在亞洲，每每裝做一種要和亞洲人民友好的姿勢。可是，這個所謂朋友的俄羅斯，遠較某明係公開敵人的西方其他各國，攫取利權更多。

舉一八六〇年前後中國歷史上最危險的一個時期為例。英國和法國代表想必記得，從一八五八年到一八六〇年有所謂英法聯軍之役。英法軍隊先在天津登陸，繼即進攻北京，終將圓明園焚燬。這一役的結果，它們要求再開幾個口岸通商，再給基督教會若干特權，加上一筆數目不算太大的賠款，而且這些要求也都達到目的了。可是就在這個時期，俄羅斯卻在中國取得了黑龍江以東的領土，所有的面積比較法國和德國合併起來的面積還要大。這個地區，現在蘇聯治下，名為阿穆爾省和濱海省。海參威港就在濱海省內。

俄羅斯怎樣不費一兵一卒，而獲得如此廣大地區呢？俄羅斯裝做着中國的朋友而獲得了這個地區。俄羅斯代表 Ignatief 到北京來，在中國官員面前縱論英法帝國主義的罪惡。他以中國朋友自居，表示願意居間調停，他利用當時滿清統治者的愚昧，他的外交奸計因此得售。

十九世紀末期，俄羅斯又使用同樣的策略。利用中國仇恨日本的心裏，攫得中國的旅順大連港和滿洲鐵路。這個中國朋友俄羅斯，比那個中國敵人日本，所得還要多些。

除非亞洲人民重蹈一八六〇年和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〇年間滿清帝國的覆轍，那末，不論蘇聯代表在成功湖說得如何好聽，也不論北朝鮮傀儡和北平傀儡的廣播電台把莫斯科發下來的口號叫得如何響亮，蘇聯這套伎倆再也不能得售了。使人驚奇的倒是，莫斯科竟然想在一九五〇年重演一八六〇年和一九〇〇年所發生的舊事。

所有從海上來到亞洲的歐洲帝國，現在都已經結束它們的帝國擴展，或正在準備結束之中。西班牙和葡萄牙老早以前就放棄它們的征服地了。英聯王國已經慷慨承認印度、巴基斯坦、緬甸、和錫蘭的獨立。荷蘭已經同意建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法國已經允許在法蘭西聯盟之內，給予越南人民以自由。亞洲人民能夠期望和西方列強處於平等的地位，開創一個友好互利的時期，現在才是第一次。當這亞洲歷史快交好運的時候，有一個國家而且也只有一個國家還在亞洲繼續從事帝國主義榨取行為，那個國家便是蘇聯。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人曾在向大會第一委員會所作的聲明裏，詳細舉出近年蘇聯帝國主義在亞洲的行為。今天無須覆述當時所說的話。但是本人願將蘇聯行動的最後結果，照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所描述的重說一次，以喚起我各同事的記憶。當時本人一面促請第一委員會各位委員參閱亞

洲地圖而注視蘇聯帝國如何在亞洲擴展的情形，一面我說過，<sup>1</sup>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蘇聯在朝鮮並無任何勢力或利益。時至今日，朝鮮北部，從北緯四十三度起到北緯三十八度止，都已在蘇聯範圍之內。（這句話，自然也適用到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蘇聯把它在滿洲的鐵路利權售給日本，換取現金。這樣出售以後，所有沙皇遺給蘇維埃的勢力和利益，便都廓清了。時至今日，蘇聯又已重來滿洲，該地主要幹路和大連、旅順兩個港口，它都取得一半份兒。此外蘇聯又從中國共產黨手裏，依照所謂共同經營的方式，已經並且將要取得工業、礦業和航空特權。蘇聯邊界，從黑龍江擴展到了遼東半島南端，從北緯五十五度，擴展到了北緯三十八度。

“布爾札維克革命以後，有一個短時期內，外蒙古和唐努烏梁海曾經不受蘇聯的支配。時至今日，這兩個地區，不論表面形式如何，大家都已公認為蘇聯的行省了。蘇聯帝國的邊界，就亞洲一區域而言，已從北緯五十四度擴展到了北緯四十三度。

“在中亞細亞方面，蘇聯運用一套經濟、政治、軍事的滲入和陰謀，已經緊緊掌握了中國的新疆，將其勢力伸至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邊境。所以就中亞細亞而言，蘇聯帝國邊界已從北緯四十九度擴展到了三十四度。

即在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登峯造極之時，也沒有一個帝國主義擴展運動，能夠比得上蘇聯近年在亞洲所得之巨。斯大林已經凌駕俄國歷史上所有的伊凡·彼得·亞力山大和尼古拉之上了。

蘇聯達到它在亞洲的目的，第一係利用亞洲人民的貧窮。那種貧窮差不多是有史以來如此的。救濟之道需要技術和政治配合起來的措施，並且需要幾十年的工作。但是那種貧窮給予克里姆林主人一個正合孤意的機會。第二，蘇聯達到它在亞洲的目的，係利用一般人民對民主代議政府缺乏經驗。這個經驗的缺乏，又在那一部分世界裏，給予了莫斯科一個特別機會，好使用它最優於使用的武器——宣傳武器。

安全理事會對於朝鮮問題的措置，就其表現於六月二十五日(S/1501)和六月二十七日(S/1511)決議案而言，乃是朝鮮以及亞、歐兩洲可能遭受蘇聯帝國主義侵略各國的唯一希望之所寄。我們勇氣堅持已取的路線，世界人民才有從莫斯科奴役下解救出

來的希望，亞洲人民尤其如此。這是這次聯合國對朝鮮所有措置的歷史意義。

亞洲現在傍徨於歷史的歧路。一方面，有聯合國的道路，也就是不斷從外國帝國主義下解放出來的道路。亞洲循着這條道路前進，便可自由取用全世界的精神、科學和技術資源，亞洲人民有了這些資源可用，便能征服那個舊大陸裏傳統的貧窮，建立一個比較已往漫長世紀中任何世紀都好的新社會。亞洲憑藉着這些資源，再加上它和西方世界的友好交往，也便可以發展亞洲人民特有的天才，因而使全世界的生活更加豐富起來。

另一方面，有蘇聯帝國主義支配的道路。如果我們個個都能知道——實在我們個個都應知道——蘇聯及其衛星國家的生活方式，那末就沒有一個人敢勸亞洲任何人民去“接受那種方式”了。如果我們完全知道東歐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的痛苦，那末我們再來倡導姑息求安的主張，承認既成事實，犧牲亞洲任何人民利益，就是反乎人道而且短見了。

就這次朝鮮問題而論，大國和小國的分別並不存在。五十三個已經贊同安全理事會措置的國家，無論大小，沒有一個想在朝鮮境內從事擴張。所有大小各國，全都期望——而且深切期望——制止侵略，使聯合國能夠實現它當年所以成立的宗旨。如果一定要就各國中求一分別的話，本人敢說分別就在這回小國和朝鮮的利害關係，比大國還要來得重大。但這只就比較而言。總之朝鮮自由終是亞洲自由的一個因素，亞洲自由也是世界自由的一個因素。

Mr. BEBLER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代表團沒有參加最近理事會的辯論。所以如此，實因南斯拉夫政府的態度不欲袒護朝鮮戰事之任何一方而然。但這不是說，南斯拉夫對於世界各地誠懇企圖解決朝鮮問題的人們的願望，不會贊同。也不是說，我們對於當前辯論明明陷入僵局以後，在理事會內外引起的深切不安，不加關心——其實這個僵局本身，就是今天世界局勢日形緊張的一個不祥反映。未參加辯論更不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打開僵局有迫切的需要。

但我個人感覺——眼見我們辯論日趨激烈，於是本人這個感覺也就日益增強——打開僵局的途徑，只能循新方向求得。我們現在似乎已經走入一個周而復始的惡性循環裏，而這個新方向似乎非大膽擺脫這個死環不可。上次我們會議時，印度代表團提出了一個建議，我國代表團認為正足提供這樣的一個解決途徑。理事會的各非常任理事國，對於這整個的事件，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偏見，所以本人認為我們確有相當的理由，可

<sup>1</sup> 引自第三八八會議速記紀錄。欲閱主要紀錄，請查大會第四屆會正式紀錄，第一委員會，第三三八次會議。



以期望着憑藉它們的努力，導致一個有建設性的解決。時勢嚴重，問題複雜，這種有建設性的解決，乃是當前的要圖。

因此，我國代表團熱烈歡迎印度代表團的主動。

Mr SUNDE (那威) 主席在上次會議裏簡單答覆本人聲明的時候，對於我們擔心他不遵守議事規則一節，懷疑我們沒有誠信。他懷疑的根據，則說本人有串同違反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二條的罪嫌。主席從前也有多次作過同樣的責難，最主要的一次是在八月八日我們舉行的〔第四八四次〕會議裏，當時他對理事會多數理事國不准北朝鮮當局代表陳述意見，而即通過決議來對付他們的措置，提出譴責。他把這種措置叫做“歧視行爲”，並且說大大違反了憲章第三十二條。

本人原來想法，蘇聯提請聽取南北朝鮮代表意見的案子，正在等候處理之中，擬趁將來處理該案的時候，連帶討論上述論點的是非曲直。但我們大家都知道，現在理事會仍爲初步程序問題所困，一時無從着手妥爲審議那個提案，而且也無從審議任何其他提案。主席運用着無可諱言的技巧，寧願譴責他同事們過去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而不肯正正當當快把這個問題交付覆議。處此情形之下，本人不得不請准我說幾句話回答他，藉以釋解並辯明我國代表團的觀點，希望他能見諒。

本人身爲律師，深知羅馬法裏的一個老格言，*audiatur et altera pars*——“兼聽他造”。這是一切現代法律制度裏的基本程序概念，本人絕對不願參加或縱容違背這個基本公平正義原則的行爲。蔑視這個重要原則，則我們所作任何判決，別人都會發生疑竇。但在我們處理朝鮮問題的現階段裏，卻不能適用這個原則。沒有人向我們提出了爭端。事實是北朝鮮越過三十八度，侵略大韓民國，而且拒絕理事會停戰和撤退的命令。

請讓本人試述我心中所想到的這個重要區分。設有兩位鄰居於此互相爭論某某法律問題，舉例來說，他們地產的界限問題，而且其中一位已將這個問題提交法庭。一個公正的法官，斷不會在沒聽取雙方意見以前就企圖判決這個問題的。但若一位隣居，某天氣喘喘的跑到警察面前報告，說他隔隣的人這次一怒衝進屋內行兇，特請警察幫助制裁趕走，難道我們還能希望值班警官背靠在椅子上，慢吞吞說他要在聽取雙方意見以後，才能採取措置嗎？當然不能。執法當局當然先要勒令那位衝入行兇的人退去，然後才肯聽取那人的辯詞。安全理事會今天對於朝鮮問題的立場，正復如此。

將來自然會有一天，理事會會要設法解決朝鮮這次戰事所由發生之根本上的衝突、觀點和利益，當理事會面臨這個重要工作的時候，也就會有聽取當事雙方意見的必要了。說到這裏，我們還記得，聯合國委員會負責在朝鮮境內處理這個工作，已經兩年半以上然而北朝鮮當局一貫拒絕與之來往。現在安全理事會所從事的祇是一種以逐退不法侵略爲目的的警察行動。憲章已把這個區分規定得十分明白。

憲章第三十二條乃是主席據以立論的一條，照那條規定，凡屬安全理事會考慮中的爭端爲當事國者都應被邀參加關於該項爭端的討論。但是理事會如何處理爭端，具載於第六章，理事會如何應付威脅和平、破壞和平和侵略的行爲，具載於第七章，憲章已把這兩者區分得很明白，截至現在爲止，理事會應付朝鮮問題，顯然係以第七章規定，爲其唯一的根據。

沒有人向理事會提出爭端，理事會也沒有討論任何爭端。理事會目前所從事的，祇是逐退不法侵略，和重建法律秩序的迫切工作。回到先前所舉的例子，本人敢說理事會迄今仍祇是以警察的地位行事，不是以法官或陪審員的地位行事。憲章第三十二條所以不能適用，其故在此。

主席發言名單上的人都已演說了。本人茲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的地位特就美國代表演說中的若干聲明，作一簡單答覆，日後檢討朝鮮問題時，如果蘇聯代表團認爲必要的話，本人還有保留再行詳論這事的權利。

本人曾圖在美國代表演說裏找出一點新東西來，但卻沒有一點新東西在。新字、新辭、但是內容陳舊如故。

美國代表閃避一個衆所周知的事實——美國政府侵略朝鮮人民的事實。美國代表不會答覆蘇聯代表團聲明裏所引事實的任何一件，美國代表也不會駁覆蘇聯代表團所提論據的任何一點。美國代表已經開始大談朝鮮問題如何發展的前途。這種種涉及前念的談論，原有一個明顯的目的——在使安全理事會、聯合國和世界輿論不去注意朝鮮境內發生的真正事故，不去注意問題的實體。

我們大家都知道，朝鮮人民正在朝鮮境內流血。婦女、老人、和兒童被殺害了。寶貴的財產，因美國空軍野蠻轟炸和平城鎮與鄉村，正受毀壞。

成千的美國士兵死在朝鮮。據美國報紙今天所發表的最近資料，美國士兵戰死的要以萬計。他們不曉得何所爲而戰，何所爲而死。這一點就連美國報紙也是承認的。

但是美國代表閃避這些問題和真實情形，而大談解放朝鮮問題的前途。同時，他在有意無意之間，也透露了他的真正意向。他再度數出了已經派遣軍隊或打算派遣軍隊到朝鮮去的國家，他並且做照他從前做過多次的辦法詳述了那些國家的名字。我們再度聽他談到了英聯王國和盎格魯撒克遜自治領——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今天他又把這樣的一個自治領南非聯邦加進去了。這些話裏都沒有什麼新東西在。我們再度聽他談到了法蘭西和荷蘭——始終就是那麼幾個殖民國家，如今他們又在幫助美國政府侵略朝鮮人民和亞洲人民了。

美國代表提及了土耳其和泰國。但是人人都曉得怎麼會如此的，這事的意義是什麼。

因此，美國代表再度洩露了美國政府之志願，並不在和平與和平解決，而卻在侵略的擴大與戰爭規模的擴大。既然美國代表已經明確道出是想擴大戰爭，而與和平無與，那末侈談前途、選舉、委員會或和平解決，還有什麼用處呢？

安全理事會所面臨的，乃是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問題。這個問題必須解決。我們不要在虛無縹緲中設想，我們要憑實際情形行事。

美國政府不願意這樣做。美國出席安全理事會代表團正在摧毀蘇聯所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提案。美國出席安全理事會代表團，藉各馬歇爾國家——美國參議院會對這些國家施以壓力——代表團之助，正在阻撓着蘇聯所提的那個為問題本身計，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計，都應聽取雙方——北朝鮮人民和南朝鮮人民，北朝鮮代表和南朝鮮代表——意見的提案。美國政府和美國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團正在阻撓着蘇聯這些提案。

不聽取作戰雙方的意見，不聽取參加朝鮮內戰兩方面的意見，不聽取從事武裝鬭爭的二個政府壁壘代表的意見，怎樣能夠侈談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侈談解決朝鮮問題的前途，侈談選舉、自由、獨立等事呢？毫無疑義，每一個賢達公正的人士都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就是——聽取雙方意見是必要的，至於所以必須聽取雙方意見的理由，不但是遵照剛才那威代表所說的古羅馬法原則，而且是為了合乎常識的判斷，最後也是為了要切遵聯合國的憲章。

美國代表團反對這樣辦，而提出了打算加緊侵略朝鮮和擴大戰爭規模的侵略提案，並且還向安全理事會大吹大擂，說又有成千成萬的士兵，將要派到朝鮮屠宰場——送死。又有成千上萬的士兵——不但是美國的，而且還有英國的，法國的和荷蘭的——將要死在朝鮮境內，而不明其何所為而死。他們的死，祇是美國統治階層的願望和政策所使然，但

美國政府和美國代表團為了掩飾它們的侵略野心，為了掩飾它們依賴戰爭而不想有和平的政策現在又已開始談論蘇聯的影響如何了。

不錯，蘇聯在國際政治上確有龐大的影響，這是蘇聯的朋友和蘇聯的敵人所公認的。可是蘇聯並沒有用美國方式來展佈它的影響——沒有像艾奇遜之影響李承晚一樣，在今年五月間，對李承晚連發幾個電報，甚至還把南朝鮮選舉日期也給他規定下來。

照蘇聯代表團在八月十一日安全理事會〔第四八六次〕會議時所正式聲明的，蘇聯願意積極參與安全理事會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工作並願意運用“蘇聯的影響能力，以達此有價值的目的。

但是美國政府和美國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團，卻摧毀蘇聯所提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提案，阻撓蘇聯所提應由安全理事會聽取雙方意見的合法公正提案，不要安全理事會討論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方式，同時則又大談特談蘇聯的影響。

請讓本人再度宣佈，蘇聯願意積極參與安全理事會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工作。重說一句，蘇聯準備經由安全理事會的機構，運用所有的影響和平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美國代表團和美國政府反對這個辦法。美國政府之志，原在擴大戰爭而不在和平解決，原在繼續戰爭，而不在維持和平。

目前這個問題的情形便是如此，這些都是衆所周知的事實。

美國代表團說安全理事會早聰明才智的淵藪。不錯，理事會本當如此，也會如此。理事會誠然大可成為聰明才智的淵藪，但有一個條件，就是美國統治階層，不要把它變成壓迫的暴力淵藪，不要把它變成他們侵略政策的工具，但是，美國統治階層一向表現了他們自己確是破壞和平的人。

根據聯合國憲章，安全理事會乃是維持和平以及和平解決爭端的主要機構。蘇聯代表團遵照本國政府訓令，籲請安全理事會完成這個崇高的神聖的任務，並着手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但是這個提案遭到美國政府、美國代表團以及跟着美國走的各代表團之堅強反對的高牆阻擋着，這一層我以前已經說過了。

真正情形便是如此，這些都是事實。

本人對那威代表聲明中所說“北朝鮮當局和聯合國無關一節，祇想作一個簡單批評。那個聲明是否歪曲事實的——那個聲明是和實際情形不符合的。一讀大會第三屆會的速記紀錄，特別是其中敘述朝鮮問題初期討論經過的紀錄，就可以知道最初討論朝鮮問題始，北朝鮮代表就因英、美集團的擋駕，不會得准列席大會。

大會第四屆會時，也有同樣情事。

現在由於那個英美集團和美國代表團的努力，同樣的辦法又被搬到安全理事會來了。在安全理事會討論朝鮮問題的開端，美國代表團和他的同夥，就拒絕允許北朝鮮代表列席安全理事會，參加討論朝鮮問題，現在美國代表團還是固執那個辦法。然而人人都明白，沒有雙方的參加，是不能解決朝鮮問題的。

這些都是事實。但美國代表憑着抽象的論據，大談朝鮮問題將來發展的可能方式，而想藉此轉移安全理事會的目光，使其不能注意這些事實上去。

現在本人站在主席地位宣佈名單上要發言的人都演說完了。據會議廳兩壁的鐘和我手上的鏢所示，時間已是下午六時二十五分。天已晚了。今天我們從下午二時就開始工作。一直到現在。如果安全理事會各位沒有異議的話，本人就要請問各位，是否認為即行散會或許好些。

既然沒有意見或異議，我們便散會。根據若干代表的請求和安全理事會各位代表的同意，下次會議將在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二下午三時舉行。

午後六時三十分散會

---

S C 5th Year No 30

Printed in the U S A

Pr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25 cents

50-4007 December 1950 270